

还你一个真正的席绢

本书被评为台湾九七年度最受少女喜爱作品

奖

浣纱王后

中

席绢



九七台湾获奖作品

浣纱王后
(中)

台湾 席绢 著

(桂)新登字 02 号

责任编辑:晓蕾

封面设计:毕发

九七台湾获奖作品

浣纱王后(中)

台湾 席绢 著

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柳州福利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7

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 册

ISBN 7—5363—2929—6/I·757

全套定价:29.40 元(本册定价:9.80 元)

还你一个真正的席绢

晓 愚

沉寂已久的席绢，最终不负众望，全力推出一部新著《浣纱王后》。这部书在台湾被评为九七年度最受少女喜爱作品奖。

前一段时期，席绢闭门着手此部力作，根本无其它作品出版，而大陆市场上的席绢作品却铺天盖地，假劣充斥其中，对此，阡陌老师也叫苦不迭并公而告之，列出黑名单以澄清事实，以免那些文笔拙劣的次序及作品殃及他人。

我此次受出版社之托为席绢《浣纱王后》这部力作写序，实感责任重大。首先要对得起席绢和阡陌老

师，更要对得起如饥似渴期待席绢新作品的读者。我所感欣慰的是，席绢并没有让大家失望，终于再次创作出又一部佳作《浣纱王后》，且这部作品在台湾获奖后，载誉来到大陆与读者见面，更使大陆的席绢书友兴奋不已。

《浣纱王后》是一部历史题材的爱情故事。

书中描绘的是，古代美女西施与爱国将士范蠡缠绵缱绻的感情、王宫里争宠夺势、勾心斗角及西施在宫内忍辱负重的压抑生活。面对曾深爱过的男人负心于己，姐妹相称的越后设计谋害自己，最终使西施看破红尘投入滚滚江河，任载其沉浮……

晓愚不在这里耽误各位席绢书友的时间了，请各位慢慢欣赏，品味席绢此部新著特有的韵味吧！

九七年十月



第一章

吴宫强项老臣泪

吴王夫差伐齐归来，未进姑苏城，未回长乐宫，却与越国的两名歌舞美姬，连日在姑苏台游乐，此事使吴吕内外议论纷纷。众大夫窃窃和驻语，伍子胥怒火中烧。太子友把怒气都发在前来报信的家臣身上，用竹鞭将这个无辜者没头没脑地抽了一顿，仿佛此事是他造成的；太子友的生母、王后苏棠丽则是气愤、忧虑和嫉妒齐上心头，说不清是哪种滋味更难受些。

正值中年的王后，是姑苏本邑丝绸大买的女儿。二十一年前与夫差成亲之时，也算得上是姑苏城内数一数二的美人儿。齿白唇红，肤如脂，风姿袅娜，言语柔媚。如海棠沐露，弱柳临风。

可惜自从生下太子友以后，接连数度任娠胎气有伤，生下几个女儿均未足岁即夭折。棠丽伤心哀愁，整日郁

§
§
§
§
§
§
§

席
绢



浣
纱
王
后
(
中
)



郁寡欢，茶饭无味，也落下了诸般病症，日见羸瘦。夫差念在尚未当上太孙之前，这位姑苏美人儿即与他海誓山盟、百般恩爱，倒也未忘夫妻之情，各方延医给她诊治。虽然病体日见康复，然而韶华已逝红颜消落，只能靠精心服饰、巧敷粉黛，稍存风韵。王后自知青春不再，尽管如此亦难系君王之数。是以一年之中，有几多日子在王后枕边度过良宵。

不过，棠丽王后差可自慰的是，当年老王阖闾立夫差为太孙的同时，也明令岫立她为太孙刀，并赐给她象牙笏一块，上面镌有“吴祚永昌”四字，日后夫差即是阖闾的一片苦心。

当初伍子胥力主嗣立夫差之时，他虽然听从了这位兄弟一样的重臣之见，但毕竟深知夫差秉性，很不放心，岫立这个素有贤德之名的孙媳，赐以笏版，使夫差得以有所顾忌；同时也迷了安抚棠丽的父族，使姑苏城内最大的丝绸行帮成为夫差的帮手和耳目，以利安定社会。棠丽有了这块笏版，有时果然委婉规劝，刚柔并济。夫差看到先王训谕，倒也有所收敛。

另一件使王后更觉欣慰的是，礲子友日益长大，如今年已弱冠，长得仪表堂堂。马上长战，马下双剑，武艺出众，胜以其父。更喜太子友对母亲十分孝敬，对于



九七台湾获奖作品



父王某些骄奢淫逸的作为深不以为然，只是不好说得。尽管如此，有时也会替母后帮腔，说得有理有体，使夫差无言答对。

境好夫差对这个英俊聪敏的儿子也十分喜爱，并不把他的偶尔触犯放在心上，常常一笑置之，甚或也有几句纳入耳内，多少依从一些。棠睦在眼里自然更为欣喜，反而对夫差宠境嫔妃种种，睁一只眼，闭一只眼，并不苛责。所以夫妻父子，倒也和睦。

但是这一次，棠丽却无法置之不理。大王所为已使朝野议论，群臣惊疑一国之主，班师而不回都，归国而不进宫，竟一连数日流连于姑苏台上。何物妖臣竟能使大王迷恋若此？尤其听说，西施郑旦乃越国绝色美女，入吴之前，句践让她们在美人宫内学歌习舞达三年之久。看过她们歌舞的人都异口一词，说是此二人歌喉百啭，舞姿千娇，远非吴宫嫔妃宫女之所能比。这不能不令棠丽又惊又怒，忧心如焚！

太子友匆匆进来，额上还密布着细细的一层汗珠。

“禀告母后，孩儿已把伍相国召请进宫，现在便殿等候。”

“看你，又飞马奔跑了吧？”王后掏出手绢，替和子擦去头上的汗珠，“去姑苏台探听消息的人，有否回

席绢



浣纱王后

(中)





来？”

“刚回来。”太子友把嘴一撇，“还是一点动没有，不像要回宫的样子。”

王后皱起了眉头，叹了一口气。她沉吟了一会儿，站了起来，向便殿走去。

伍子胥朝服冠带，恭敬而又威严地站立在便殿上，恭候王后边，他显得更为苍老了，似乎每缕白发、每条皱纹都刻着愤。看见两名侍女着王后缓缓走来，他迎上前去，撩袍下跪。

“老臣伍员，叩见王后娘娘。”

席 王后“老太师，请起。”棠丽连忙上彰将他搀起，又向一句侍女说，“扶老太师坐下。”

侍女搬过一只精致的圆形绣垫，扶伍子胥坐下。

浣 王后“娘娘见召，想是为了大王之事？”子胥问。

“唉，正是。”棠丽叹口气说，“不知老太师有何见教？”

王后“唉，”伍子胥叹了口气，摇摇皓白的头。“老臣受先王重托，以吴国江山社积为念，屡屡直言进谏，不意忠言逆耳，令老臣忧虑。如今，竟然……”

他没有说下去，只是再次沉重地摇摇头。

“那西施与郑旦，究竟是梟的妖孽？”棠丽脸上流





露着明显的嫉愤。

“老臣尚未见过。”伍子胥说，“据下人所禀，此二女皆为越国旧都诸暨人氏，是同村。那郑旦虽然美貌不亚西施，但胆小纤弱，常常愁眉深锁。虽然亦受大王喜爱，却远远不及西施。”

“哦？”棠丽眉头一动。

“那西施家居宁萝村，父砍柴，母养蚕，寻常农家而已。西施每日浣纱于江边，亦是一寻常村女。范缘将她选入会稽美人宫，训练三年。这女子不惟美丽绝伦，且聪慧活泼，令人人喜爱；兼之歌舞双绝，更令人叹为观止。那句践舍如此美女不自取，将其献给大王，其居心若何，自不待言。”

浣纱王后（中）

席绢

“老太师与众大夫就该真言进谏，陈明利害才是！”棠丽生气地说。

“众大夫？哼，惟恐不投大王之所好，众品一词，阿谀称颂！尤其是伯喜，哼……提此人作甚！”伍子胥激愤起来，“惟有老臣屡触大王之怒，徒取羞辱，却于事无补。”



浣纱王后（中）

“这么说，竟无办法了？老太师受先王重托，也只能听之任之了？”

“老臣也曾多方法，甚至……”伍子胥差一点说出





派人截杀之事，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，“甚至置生死于不顾。为今之计，老臣只有亲往姑苏台，恭迎大王回宫。哪怕大王再次……咳，若是大王执意不肯回宫，老臣就血溅苏台，自刎于大王之前！”

“难得老太师如此赤胆忠心，先王于九泉之下，亦会铭感！”王后的眼眶温了，声音哽咽，“我母子亦永记不忘！”

“母后，孩儿愿随老太师一同前往。”太子友在一旁忿忿地说，“父王再不肯回来，孩儿就把那西施一剑杀了。”

席
绢

“不，不，万万不可！”王后吃了一惊，连连摇头，“必须良言相劝才是。”

“母后，你就是太依着他了！”太子友说。



浣
纱
王
后
(
中
)

“太子不必焦躁，老臣拼死进谏，或许大王稍加垂听。”伍子胥劝告说，“依老臣之见，太子就陪着娘娘，在宫中等候消息吧。”

“不，我一定要去！”太子友跺了一下脚，转身去了。

“老太师，你就让他同去吧。有孩子在那里，大王或许肯一同回宫。”王后轻轻说，两颗泪珠从睫毛间涌了出来。



● ● ● ● ● ● ● ●

席
絹



浣紗王后(中)



“太子和太师求见大王，快去禀报！”

一句侍卫进宫门里去了。不一会，和一句殿官出来。

“末将王必凯叩见太子太师。”那值殿官叩首起立，恭敬地说，“大王午觉未醒，不敢惊扰。请太子太师先到琴音阁歇息，看看歌舞如何？”

伍子胥依稀认得，此人是伯喜手下的一句裨将，怎么竟做了姑苏台的值殿官。

“我不听什么歌舞！”他没有好气地说，“大王未醒，我就在这里恭候！”

席
绢

“我去醒他！”太子友推开值殿官，就往宫里走。那值殿官慌忙牵住太子友的衣袂，跪在他面前阻拦：



浣
纱
王
后
(中)

“太子千万不可进去！大王动怒，末将吃罪不起！”太子友忿忿地把值殿官的手推开，重重地踢了他一脚。

“老太师，我陪着你！”他说，又狠狠瞪了值殿官一眼，扶着伍子胥来到殿侧一棵大树下，在一条光滑的青石长凳上坐下。



暮春下午，天气闷热。远方雷声隐隐，头顶知了高唱。





伍子胥坐在石凳上，心头焦躁。太子友更是坐不住，一会儿在宫门前望望，一会儿又到花坛间走来走去。

太阳西斜，树影移动。远方天际的雷声，还那样隐隐地响着，令人不安。知了躁声越来越响，更令人心烦。太子友已到宫门前去询问过三次了，每次都说大王尚未醒来。

太子友在花坛间又转了几圈，再次到殿外，推开武士，径直向宫里大步走去。

那值殿官正好迎面走来，连忙跪在一旁。

启禀太子，大王吩咐，太师有病在身，不宜操劳，席让太子和太师一道，在姑苏台上清养几日，再回城去。”

“我要见大王，蠢材！”太子友火了，“禀告大王的？”

他抬脚又要踢那值殿官。伍子胥闻声，也大步过来。

“你禀告了没有？”太子友怒道。

“末将禀告过了。”那值殿官苦着脸说，“大王是这样吩咐的。”

“你再去报，”伍子胥说，“伍子胥和太子求见大

流
纱
王
后
(
中
)



流
纱
王
后
(
中
)





王!”

“太子、太师，”那值殿官叩首说，“大王已经启驾回宫去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伍子胥瞪大了眼睛。

“父王已经回去了？”太子友也瞪大了眼睛，“我怎么没有看见？”

“大王从北宫门走的。车驾一向是在那里恭候大王的。”

“那西施和郑旦呢？”太子友手按着佩剑。

“和大王一同走了。”

席
绢

“伯喜呢？”伍子胥厉声问。

“也一同走了。伯大夫率禁卫军护卫大王回宫，走前还命末将问候太子和太师。”

伍子胥气得目瞪口呆，太子友恨得咬牙切齿。



浣
纱
王
后
(
中
)

“大王既已回宫，我们此行也不虚了。”伍子胥哈哈大笑起来，笑声苍凉。”

回到姑苏台大门口，武士连忙牵过马来。

伍子胥双手发抖，接过马缰，却几次未能跨上马鞍。



“老太师，你要保重身体！”太子友扶他上马时说。



“哎，老了，不中用了！”伍子胥长叹一声，两眼一热，不禁老泪盈眶。

两人勒马缓行，回到姑苏城中，已是暮色沉。太子友不回东宫，亲送伍子胥回到相国府。伍夫人和伍封、湘君兄妹以及专义，均天厅中探问消息。

伍子胥不答，颓然坐于太师椅上。

“父王已返宫，”太子友说，“我与太师并未见到。”

伍夫人松了口气。

“相国，你把我吓了一跳。”她有点埋怨，“大王既已回宫，不就好了，你又何必如此忧心忡忡！”

伍湘君刚刚还在同伍封、专义练剑，扑扑的，额上还挂着汗珠，她摇摇伍子胥的肩膀：

“爹，你发什么愁。。西施既然到了姑苏，那还不好办？想个法儿引她出宫来，女儿一剑就劈了她。”

“对，这一回，可没有那个范缘守着她了。”专议高兴地说，“还有那个翘胡子将军，顶厉害了。”

伍子胥急忙喝道：

“小孩子家，不许胡言！”

太子友地直点头。

“还是啊湘妹子快！”他一拍宝剑，“相国，我

席

绢

浣

纱

王

后

(

中

)

花



也早有此意。此女不除，总是祸患。”

“爹侈，你看怎么样？”伍湘君高兴了，“到底是太子阿哥知道我！”

太子友与伍封、湘君年龄相若，平日太子友常来相府，或聆听伍相国论天下之事，或与伍封兄妹习剑比武，彼此研讨争论，或嬉笑打闹，亲密无间。湘君最小，争执之间总要占先抢赢，太子友却像兄长似的，总让着她。所以湘君也十分喜欢这位太子阿哥。这会儿见太子友亦有此间民，不禁得意。

“爹爹也真是，做都让做，还不让说！”她撇撇嘴，晃着脑袋。

“你懂什么？”伍子胥板着脸说，“当初若是在越地杀了她，不过杀了一个越国村女；如今已在大王宫中，成了大王宠爱之人，谁若杀她，必然罪及全家！”

“若是行事机密，不露痕迹，父王无法查知，谅也无妨，必然罪及全家！”

“唉，此乃万不得已之时，方可为之。”伍子胥黯然说，“今日前去姑苏台，力主嗣立他为太孙，说他信以爱人，敦於礼义，不意今日如此待我！太子，他年你即王位，千万以黎民为念，以国事为重，切莫酒色自迷！”

